献给内蒙古大地的诗

——《飞鸟与河流》自序

◎安宁

这是我第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散文精选集。

我将十年创作的精华，浓缩在这本书中，并花费数月，对过去的文字进行逐字逐句的全新修订。整个行程，仿佛划一叶小舟逆流而上，将十年光阴重新走过，中途多次停下，安静凝视这段在异乡书写故乡的珍贵岁月。

这是迄今为止，我个人最珍爱的作品。不仅因为它来自我的故乡，同时带有我在北疆大地十年生活的印记；更因为这是我开启明确主题写作，并具有清晰创作自觉的十年里，结出的一枚饱满的果实。它摇摇晃晃地挂在童年的枝头，隔着三十年的漫长光阴，向千里之外的我，绽出明亮的笑容。

我常常希望穿上隐身衣，像一个天真的孩子，在童年的村庄里，沿着那些老旧的街巷，再无所事事地游荡一次。我已经很多年不曾回过出生的那片土地，或许，此后的很多年，我也不会抵达。我就这样依靠回忆，无休无止地写了十年，将弥漫了半生的根植于童年的哀愁，全部化成文字。在梦里，我常常回到炊烟缭绕的故乡，那些知晓我一切秘密和爱恨的人们，还像他们年轻时的样子，站在大道上说笑，吵嚷……一阵风吹过，整个村庄都晃动着细碎的金子一样的阳光。

回顾二十年的创作，我忽然发现，我其实从未真正地离开过童年，那敏感的、孤独的、惶恐的、不太快乐的童年。那段生命最初的岁月，仿佛化作一条流经我一生的河流，不管我走到哪里，它都亦步亦趋地跟随。以至于我整个的写作视角，对于世间万物的认知，都带上了童年的印记。

命运最终将我带到千里之外的内蒙古大地。当我远离故土，站在辽阔无边的草原上，我才意识到我拼命想要逃掉的故乡，之于我的生命多么地重要。简单的爱与恨，并不能涵盖我对这片土地情感的深沉与复杂。事实上，我有多么恨它，就有多么爱它。它让我成为而今的我，一个坦诚面对自我生命的独立的个体，一个站在塞外北疆的大地上，时时浮起万千哀愁的我。

书中是童年视角下的乡村生活图景，关于乡村琐碎人事，乡村植物动物，以及天地间那些虚空的慰藉了人类哀伤的事物。我几乎将自己整个的前半生，全部放置其中。北疆呼啸而过的粗砺大风，一日日吹过我的窗前，我在风的吼叫声中，借助文字，一次次回返梦中的家园。所以此书既是我对过去人生的总结，也是十年间我对生命、故土、迁徙、自然及天地万物认知的呈现。文字记录下的看似是个体的生活，却代表了我对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乡村民众的观察，以及跟我一样从乡村走入城市的一代人的思考，并纳阔了我对人与人、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。

典评

在我所生活的少年时代，生命在乡村是卑微的。生与死，如同四季的更换，在无数个村庄里日日上演。而当我抵达位于中国最北方的呼伦贝尔草原，我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的高贵和人类的渺小；草木牛羊、狼群骏马、鹰隼飞鸟，它们才是大地上真正的主人，而人类不过是借助于它们，在天地间生存。万物相爱，让其保持自由的生命样貌，不去打扰，亦是对人类自我的尊重与保护。而让每一个生命，像草木虫鱼或者风与云朵那样自由舒展，也是沉默却永恒的天地，给予我们的启示。

修改完这部书稿的时候，正是春天，一场席卷整个世界的新冠肺炎尚未结束的春天。每天午后，打开电脑准备工作之前，我都会透过窗户，看一会天空。

有时，那里是簇拥的云朵，它们闲云野鹤，或者万马奔腾，在喧哗的红尘之上，自成一个高贵的王国。有时，那里是一片幽深的湖水，人看一会，就会有跌进永无止境的深蓝的晕眩。有时，大风呼啸而来，那里便发出让人惊惧的吼声，仿佛整个星球都被攻占。更多的时候，那里空空荡荡，什么也没有，好像天空根本不关心人类，它俯视苍茫的大地，看人间喧哗吵嚷，没有惊疑，也无悲喜。

在修改的间隙，我也会戴上口罩，出门走走。路上行人渐渐多了起来，生活开始慢慢回到昔日正常的轨道，那些曾经让我厌倦的日常，而今再看，却如此动人。好像一场大雨过后，枝头婆娑的树叶，闪烁着鲜亮的光泽；又似大病初愈的人，跨出家门，忽然间看到的寂静的街巷。一切都充满了勃勃的生机，死亡与新生，就这样在天地间碰撞出奇异之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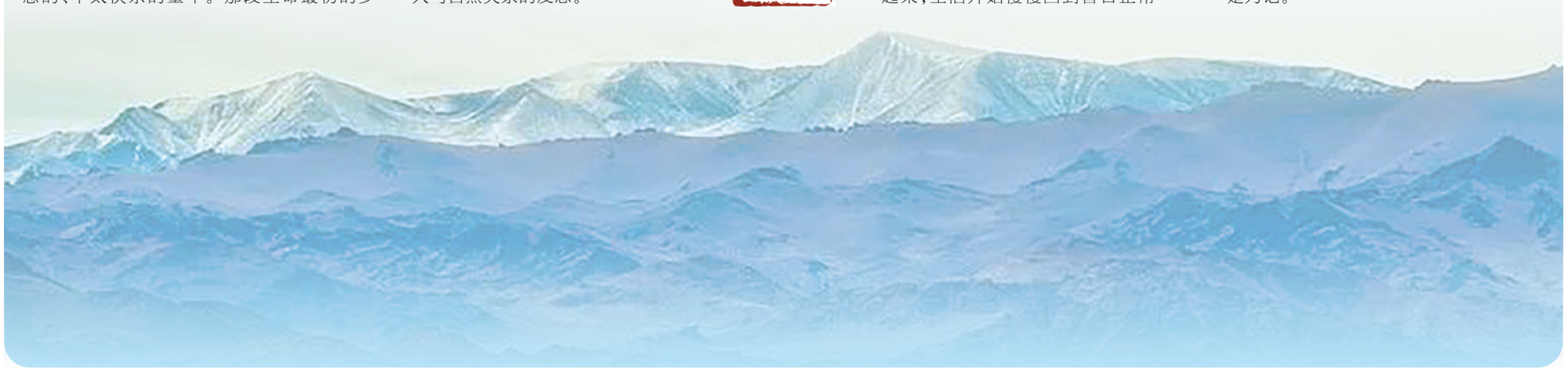
一晃，我已在苍茫的北疆大地上，生活了十年，但我却好像刚刚与它相识。我在这里，完成了对泰山脚下故乡的系列书写。我也在这里，真正理解了“悲悯、苍凉、辽阔、壮美”这些抽象的词语，并一一走过草原、森林、沙漠、戈壁等与平原完全迥异的地貌。所以这十年的书写，与故乡有关，却又带有浓郁的蒙古高原的开阔与寂静。

当我走在历经一场疫情劫难的北方大地上，并未有太多的悲伤。我始终相信，一切被摧毁的，都将会重生。犹如我不止一次在城市高楼大厦的水泥缝隙中，看到蓬勃生长的野草，那弱小但却柔韧的力量，让每一个无意中瞥见的人，都会内心震动，并忍不住停下脚步，与一株坚强的生命，沉默地对视片刻。

对于生命万物的尊重，几乎成为我人生的信仰。而这样朴素的信仰，来自于我的第二故乡——辽阔的内蒙古大地。

我因此将这本书写故乡的书，献给这片盛放我所有哀愁的大地。

是为记。



唤醒年代记忆　还原真实人生

——张继炼日记读后

◎赵海荣

中外许多作家都有写日记的习惯，日记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折射，是情感和思想的表达，说白了其实就是一种记录个人生活、情感和思想的文体。从形式上讲，日记记录了每天的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，在记录人生往事时无过多掩饰，从而更能反映作者真实的情感与生活。

近日，作家张继炼发表了自己的部分日记，这组日记引起了读者的广泛热议。张继炼是医生出身，他的这组日记主要记述上世纪80年代他做医生时的生活和工作。那是一个烟火与诗情迸发的年代，一个开放包容、充满情怀的年代。那时的生活是慢节奏的，人们的要求是简单的。作者能将自己的“私秘”公布于众，需要勇气和胆量。

这40多篇日记采用白描式的叙述，描写不枯燥，读来十分有味，特别是曾经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，思绪会随着作者的记录飞回到那个时代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社会风气积极向上，文化欣欣向荣，到处可见到苦读的青年，陈景润等一大批科学家成为青年的榜样。张继炼发表的这40篇日记，真实地记述了作者在戈壁从医的经历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。他的日记内容大多是朋友往来、从医琐事，都是对生活工作原汁原味的纪略，“保鲜”了人生旅程中的一些事及一些人的身影和声态笑貌，少有儿女情长。

作者曾经在阿拉善大戈壁一个苏木卫生院工作，那里地广人稀、环境艰苦。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当年生活的点滴、内心的情感及成长的过程。文笔细腻流畅，读来令人仿佛身临其境，许多篇幅充满独特的个性和真情实感。日记对他初到苏木卫生院工作的全过程写得十分详细：亲友送行、坐班车到苏木……作者用白描手法叙述描绘了这些人和事，文笔简略却十分生动。日记中多次出现的“赵会计”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好人，是一位“30多岁，身体强壮，已有白发，戴一顶黄帽，穿一身普通衣服，对人热情周到，中等身材，共产党员，转业军人”。作者初到苏木下车时，“赵会计”早已将他的行李放在了架子车上。寥寥几笔，让“赵会计”的形象清晰地“站”在了我们面前。

作者日记中叙述的人物，无论是院长还是其他大夫们，都十分友好团结，没有什么心机，这大概是那个时代人际关系的真实记录。

作者写的“看班车”以及治病抓药等情节生动、细腻。如“捞水桶”那篇日记，写水桶掉入井内，这是件让人沮丧的事，作者却写得轻松快乐：卫生院的张大夫打水时不小心将水桶掉入井内，大家知道后都来帮忙捞水桶。大家一边打捞一边谈笑，水井旁年轻医生的谈笑声回荡在寂寞的戈壁。这些轻松的场景与自然和谐，令人心境快乐，感觉连戈壁也“天空明月圆，万里晴空”。

卫生院药房盘点是一项很繁琐的工作，在作者笔下却是一件快乐的事。“真忙啊，数药片的声音、称中药的声音、翻箱倒柜的声音、报数的声音等交织在一起，办公室医生们的谈笑声构成了一曲有趣而紧张的工作图景。”虽然是紧张劳累的，但心里却是愉快的，为什么呢？经过盘点熟悉了药物，增长了知识，作者将劳动写成了一件快乐的事。

日记也记述了当年机关团支部召开青年大会时，青年们的积极性；还有毛泽东主席逝世5周年时，作者的心境和当年人们内心的反应，都是真实自然的。就连当年每天中午，人们竞相坐在收音机前收听刘兰芳评书《杨家将》的情景，也几次写到。因当年“中午的《杨家将》是必听的”，这是当年的真实情景。

回味

日记是一种私密的文体，作者在记述某些事情上详略自然，起伏有致。作者在日记中数次提到了一个“她”，无疑这是女朋友，但写得真实，表现了80年代初青年男女情感间那种委婉内敛，往往“欲说还休”，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提起：“我思念我那最爱的父母亲，思念我那可爱的弟弟妹妹们，思念我的刚刚分开的同学们一个个微笑的熟悉的面孔，更想念我那几百公里之外的亲爱的她。”在另一篇日记中，作者又一次提到了“她”。作者这样写道：“亲切而饱经风霜的面孔是妈妈；黑红而布满皱纹吉祥的面孔是妈妈；欢乐幼小的面孔是弟弟妹妹们；亲切瘦弱的面孔是她。”这几次提到的女子都是先抑后扬，仿佛是不经意间提起，写得十分含蓄而简略，这符合上世纪80年代男女间的情感，不似如今那样直白。正因为含蓄，而尤显真挚可贵。

日记中有些细节作者不厌其烦描写得十分细微。如作者作为“独身男”，自己蒸馍馍做饭的情节。做什么饭、舀了几勺米、洗了几遍；怎样点煤油炉、切葱蒜；用“三爪”小铁锅，待油滚时，先放什么菜和佐料，防止油溅出，什么时候盖锅盖等，记述得十分详细，真实展现了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们的生活情景，读来津津有味。

作者在日记中还详细记下了自己所买的书报、看的电影。那张看电影的“清单”，真实记录下当年所上映的电影和人们对看电影的热情。这张“清单”上并没有复述观看电影的时间、故事情节等，这种省略手法的巧妙运用，为读者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。这让我想起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的一篇微型小说——《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》。小说仅仅七行，不到100字，其余留下让读者想象。

日记中也不乏生动幽默篇。在一篇日记中作者记述了当年曾经很火的“泰国瓜”，情节起伏、叙述有趣。人们买瓜时都要挑选一番，生怕买上生瓜。有经验的瓜农用手指弹瓜断生熟，总结出本地瓜“嘭嘭”便是“生生”、“哧哧”便是“熟熟”。但“泰国瓜”与本地瓜不同，无论大小生熟都是“嘭嘭”，也就是“生生”。结果瓜农只能让其疯狂生长，等那“嘭嘭”声出现。

日记行文流畅，字里行间流露出独特的风格和个性。从日记中能感受到作者一贯的行文风格：文字简约精练，没有词藻的夸饰，没有谀词之风，朴实、温馨、自然、雅致、优美、清新、淡远。

日记是一个人的“心灵秘笈”，也可以成为人们分享和交流的桥梁。日记尽管简略，但往往给人们留下许多空白加以想象。它的文学性是不言而喻的，不妨说这是一种“空白的艺术”。简洁的日记会留给人许多展开想象的空间。日记也不妨说是一个人忠实的朋友，别的朋友总有忙于自己的事情而不能关心你的时候，而日记却随时听从你的召唤，永远不会拒绝倾听你的诉说。

“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子”。有一些作家的日记只是简单地记录日常，比如鲁迅的部分日记，无非是书信往来、稿费账单、朋友宴请之类的记载，但它对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最好的佐证材料，对研究鲁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；卡夫卡、季羡林、托尔斯泰则在日记中释放情感，整理思绪中疏泄情绪；桑塔格、加缪等则在日记中反省和思考人生。

如今，随着时代发展，日记的形式已经多样化了。它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字记录，已有图片、音频或视频等形式。但无论哪种形式，正如卡夫卡说的：“在日记中，你可以找到证据，证明人们在今天看来难以忍受的境况中生活过、环顾过，并且还把观察结果记载下来。我们由于有可能回顾过去的情形而变得更加聪明，为此就更有理由不得不承认我们那时的奋斗所具有的勇气，尽管在奋斗中不免存在着非常肤浅的无知。”张继炼公开了自己的部分日记，让读者看到了作者的一段心路历程，读后让人意犹未尽。热爱生活、热爱人生就一定会无比珍惜自己的经历。有日记作为依凭，即使许多年前的细节，也比较容易在记忆中被唤醒，在这个意义上，日记使人拥有了更丰富的人生。

寻觅一扇透射光明的窗

——读朱光潜《给青年的十二封信》

◎黄小依

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，一位怀揣热忱的中国青年在欧洲求学，将自己在海外的经历、感悟、思考，以及对故国青年的深切寄语倾注于笔端。墨水瓶中翻涌的，不仅是墨水，更是整个时代的忧虑与思索。光阴荏苒，如今当我们指尖轻触电子屏幕，这些饱含深情的信笺，依旧能穿透岁月的尘埃，触动现代青年心灵的柔软之处。

朱光潜以哲人的深邃与长者的慈爱，于字里行间搭建起一座跨越时空的精神桥梁，让每一位被时代茧壳所困的青年，都能在这方天地间寻得自己的回音。论及读书，他非但不是那位手持戒尺、严词厉色的私塾先生，反而更像是高举火把、照亮前路的引路人。他告诫青年：“学问要博大而后能精深。”而在具体方法上，他提出的见解极具前瞻性：构建个性化的知识框架，在广泛涉猎中磨砺学术嗅觉，于深入研读中构筑思维殿堂。这一读书观，不仅挣脱了中国传统“皓首穷经”的枷锁，且与当代认知科学中的“网状知识结构”理念不谋而合。

当朱光潜提及“十五六岁后的教育应侧重于理解力的培养”，我们仿佛目睹了一位教育先知的远见卓识，预见了百年后通识教育的蓬勃兴起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，他关于“学问需如军队，须有统帅”的比喻，如同一剂清凉之药，为信息过载的现代人带来一丝清醒。而那些关于读书需秉持“批判精神”的箴言，至今仍如利剑般刺破权威崇拜与知识盲从的迷雾。

面对物质主义对精神的侵蚀，朱光潜并未以道德家的姿态进行训诫，而是以“沙漠中掘井”的智慧，启迪青年：真正的抗争，不在于逃离尘世，而在于在尘世间坚守精神的独立。这种既入世又不溺于世的人生哲学，与存在主义的“在荒诞中创造意义”不谋而合。

谈及“动与静”的永恒话题，朱光潜的解答充满了东方智慧的诗意与平衡。他主张以“静的修养”来约束“盲动”，以“领略静趣”来滋养心灵。这种动态平衡的人生观，恰似一剂治愈当代青年焦虑的文化良药。当他说“人生来好动，好发展，好创造”，我们仿佛听到了与马斯洛“自我实现”理论遥相呼应的乐章。

在探讨中学生与社会运动时，朱光潜展现出非凡的现代视野。他既肯定青年参与社会的热情，又警惕“早熟的酸果”，这种辩证思维打破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。而关于“多元宇宙”的论述，实则是对价值多元主义的早期启蒙，为深陷单一成功标准泥潭的当代青年打开了多维度的价值视野。

谈情与理的信中，朱光潜指出，理性与情感并非对立，而是互补的。人生若仅凭理性，则冰冷机械；若全凭情感，又易流于盲目。健全的生活需二者协调，如科学需理性，而艺术与道德离不开情感的滋养。同时作者认为，理性提供方向，但情感才是驱动实践的力量。故教育应重视“怡情养性”，培养深厚的情感底蕴。作者的结论：理想人格如古希腊追求的“中庸”，情理平衡方能成就丰盈人生。这一观点对当代青年仍具启示，在功利社会中，需警惕理性的异化，守护情感的鲜活与生命的完整。

站在21世纪的门槛上回望，朱光潜既是传统的守护者，又是现代的先驱者。他以毛笔书写的每一个字，都在叩问数字时代的生存困境。那些关于读书、做人、处世的智慧，如同历经岁月磨砺的瑰宝，在当代生活的洪流中愈发熠熠生辉。当我们在社交媒体的信息海洋中徘徊迷失时，不妨翻开这本小书，让百年前在巴黎点燃的那盏灯火，继续照亮我们探寻精神家园的归途。

点睛

（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源自网络）